



17世纪,荷兰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殖民帝国,不但在与英国的竞争中胜出,还取代了昔日的殖民霸主西班牙。当时荷兰的对外贸易额甚至占到了全球的一半。1624年,荷兰在台湾南部海岸修建了热兰遮城堡,当时的台湾也逐渐发展成为荷兰最富有的一座殖民地。而这时,在与清朝对抗中遭遇挫败的郑成功也将目光瞄向了台湾。战争在热兰遮打响,这一战战况如何,郑成功又为何能从强大的荷兰人手中夺取胜利?

1661年,荷兰火枪败给中国长矛

进攻南京两次失败,郑成功将目光瞄向台湾

1646年秋,郑芝龙命令郑成功撤兵,让清军入闽——他想向清朝证明自己站在他们那边。郑成功拒绝了父亲的要求。我们现在已不清楚郑成功是否真的为了忠君而不惜违抗父亲,但明确可知的是,他在不久之后就与父亲决裂了。

此时郑成功只有两艘帆船,或者

也许只有一只小船。他没有多少钱,也无法确定能不能弄到更多,因为厦门与金门的基地及其收入都受他的长亲控制。最重要的是,他还缺乏军事经验。尽管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四处攻打盗匪,获得了经验、人力和收入来源,但进攻南京的两次失败,让他把目光瞄向了——台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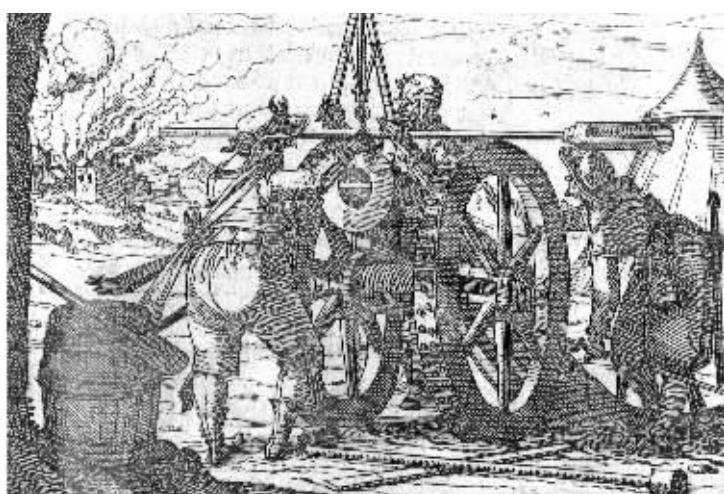
初遇:长矛打败火枪 郑成功绕过热兰遮在台湾本岛登陆

1661年,郑成功庞大的舰队使荷兰人大吃一惊,也让他们害怕不已。此时的郑成功并不知道,上天其实早在5年前就为他铺好了路。当时一场大风暴铲平了荷兰的一座堡垒,使得大员湾(荷兰殖民地总部的所在处)的两处入口有一处因而洞开。在热兰遮城堡前方的水道对面还有另一座沙洲,名叫北线尾。在那座沙洲的中央,越过几个沙丘和一丛细瘦的菠萝树,原本有一座重要的堡垒守卫着另一条通入大员湾的水道,称为鹿耳门。1656年,台风也夷平了这座堡垒。郑成功借着满潮时航越鹿耳门,绕过热兰遮城堡,率领大军在普罗民遮城北部几英里处的台湾本岛登陆。

郑成功的部队开始朝着赤嵌城

与普罗民遮城进发,鼓声隆隆作响,号角嘹亮不绝,旗帜在风中飘扬。在郑成功展开进攻的头几天,荷兰的火枪竟然败给了中国的长矛,荷兰的舰船竟然败给了中国的中式帆船,一座荷兰堡垒(普罗民遮城)也在中国军队的围攻下投降。这样的发展不免引人好奇——这些士兵是怎么打败荷兰火枪兵的呢?答案很简单:领导荷兰士兵的是个有勇无谋又过度自信的军官,名叫拔鬼仔;中国士兵的领导人则是一位明智又久经战阵的将领,名叫陈泽。

普罗民遮城的这场交锋对陈泽而言也许只是一场小战役,对荷兰人而言却是一场意义重大的失败。从此以后,荷兰人再也不曾出城与郑成功正面作战。



在1618年一幅西方版画中的火炮手

深入:乐观变为挫败 荷兰1000多名士兵抵挡了郑成功部队近一年

郑成功抵达台湾不到一个星期,就控制了台湾的战略核心,也就是大员湾周围的富饶土地。郑成功深感乐观,认定这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然而他错了。荷兰驻台湾长官揆一(Frederick Coyet)的1000多名士兵抵挡了郑成功的部队将近一年,改变了战争的态势。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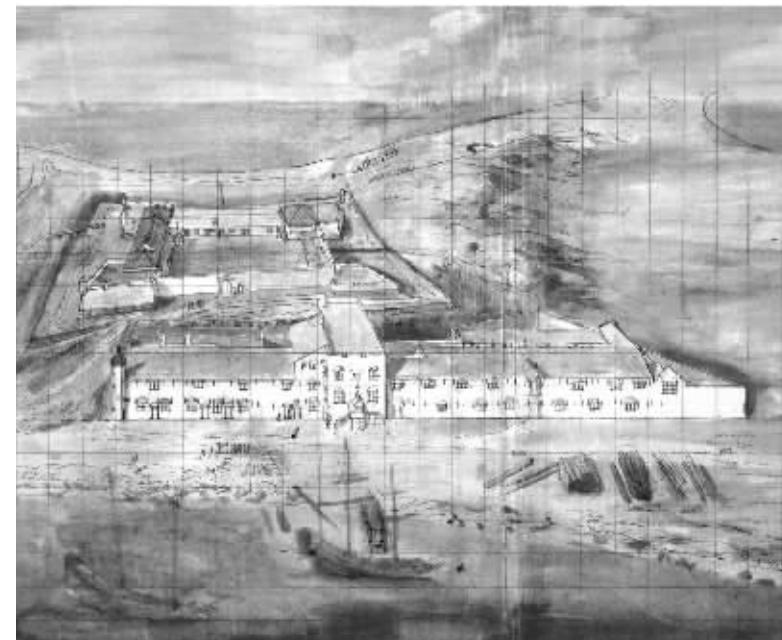
答案是文艺复兴堡垒。

文艺复兴堡垒的关键创新之处在于一种位于堡垒角落的棱堡,有如一个充满威胁的大箭头。每一座棱堡都具备互相支援的作用,因此文艺复兴堡垒能够发挥其他种类的堡垒无可比拟的掩护火力。过去,攻城部队总是能够找到守军的炮火打不到的几个防守死角,用以架设爬梯。然而,文艺复兴堡垒却可以让守军顾及所有角度。如果有部队胆敢尝试攀墙或是冲撞城门,必然会遭到

交叉火力痛击。这样的火力不但来自上方、下方、左侧、右侧,甚至还会来自后方,因为突出的棱堡可从进攻部队的后方开火。

热兰遮城堡其实是由两座堡垒合并而成的。上城是个正方形建筑,长宽各约百米,而且四个角落都各自突出一座巨大的棱堡。依循文艺复兴堡垒的惯例,每一座棱堡都有自己的名称——菲力辛根、米德尔堡、甘博菲尔、阿姆斯特丹——因为这些棱堡都算得上是各自独立的迷你堡垒。紧邻着上城的则是下城。

郑成功在对热兰遮城堡恐吓和敲打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发起了攻击。这场交火在黑暗中持续了两个小时。荷兰士兵高踞上城和下城的炮台,朝郑成功的军队射杀,“可以看见他们四脚朝天飞散开来”。揆一的秘书写道:“看来敌人遭遇了一场大败。”



1635年左右的热兰遮城堡



热兰遮的位置

反击:劣势变为优势 中国大炮以惊人的准确度轰击荷兰船舰

1661年夏季,意外地从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来到台湾驰援的舰队,给荷兰驻台湾长官揆一注入了新的信心。荷兰人此时的最佳策略本来是按兵不动,并最好封锁台湾,阻止运载稻米的中式帆船前来,这样郑成功部队的战斗力就会减弱。但是揆一决定对郑成功发起攻击。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愚蠢的决定。

揆一首先拒绝由增援舰队的司令卡乌领导攻击行动,而亲自督导了一切作战准备。大型船舰原本应该排成一线,下锚停泊在热兰遮沿岸,以便集中火力轰击敌军架设在街道上的大炮。敌军的沙篮屏障是针对来自热兰遮城堡的炮火而

设置的,因此揆一的战略就是从后方攻击中国部队的阵地。

然而,实际执行上却出了问题。揆一的秘书写道:“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海湾的水深竟然只有12英尺。此外,来自南方的洋流非常强,导致我们惊惶不已。”也许上次的风暴改变了沙子的分布位置,船舰无法按照计划排成一列,而是在旗舰柯克肯号的后面挤成一团。这群船舰射出一道震耳欲聋的弹幕,城堡也同时提供火力支援。揆一注意到船舰的炮弹射得太高,纷纷飞越城堡上空,有些甚至还落在城堡里。

另一方面,中国士兵已重新瞄准了他们的大炮,并开始以惊人的准确度轰击荷兰的船舰。“实在

令人难以置信,”揆一的秘书写道,“敌军在炮台上操控大炮竟然如此有效率……我们的士兵都不禁自叹弗如。”

至于负责攻击中式帆船的小型船舰,状况也并不好。一开始,只见遭受攻击的中式帆船显然因害怕而逃窜,荷兰阵营的小型船舰紧追不舍,距离逐渐拉近。不过,那些中式帆船却突然掉头划向这些小型船舰,船上的人员一面高吼,一面射击。他们将小型船舰从大船旁边引开之后,即可恣意反击,而不必顾虑荷兰舷侧大炮的火力。这些中式帆船的指挥官是陈泽,就是打败了拔鬼仔的那位精明的战术家。他再度以智取胜,重创了荷兰阵营。

决战:炮火对准碉堡 荷兰驻台湾长官揆一送来投降信

在1661年12月,大部分的人都认为郑成功没有立刻攻击热兰遮城堡的计划,对热兰遮城堡的最后一击,将在春天的湿季开始之后才会展开。

然而,郑成功改变了主意,原因是据一些人士透露说,荷兰人“会见过满洲人,送了他们十箱黄金、二十四件荷兰高级羊毛织品,还有其他珍稀物品,并且请求对方提供援兵,清朝也予以同意,承诺出动一支七千人的部队,现在即将登船出发。”

郑成功不可能知道这则消息并不准确。荷兰人虽与满洲人取得了联络,但清朝方面其实没有承诺提供任何援兵。

最后一场战役始于1662年1月25日。早晨的太阳照耀着数百面飘扬在风中的中国旗帜。这些旗帜飘扬在热兰遮、沙篮屏障还有帆船与舢舨的桅杆上,荷兰人显然根本没有心思欣赏这片壮观

的景象。

攻击行动突然从四面八方一齐展开。中式帆船在水道上发动攻击,直接航至城墙底下,荷兰炮手无法驱走它们,因为最精锐的炮手都必须在城堡的另一侧抵御猛烈的炮击。然而,郑成功的攻城工事挑选的位置极佳,城堡的大炮根本打不到。于是,中国部队肆无忌惮地对城堡开火,从墓园,从市集,从木材堆置场附近。损毁最多的是荷兰军队中的前日耳曼中士罗狄斯协助兴建的半月形堡垒。

郑成功的大多数火炮都对准了碉堡。碉堡的城墙虽然厚达10英尺,但表面的白色灰泥已被炮火揭去,露出了底下的砖块。到了晚上,碉堡的北、东、南三面的墙壁都已被击垮。揆一派出一名建筑师前去查看。他回报说碉堡已经快要崩塌,而且敌人还不断地试图攻进去。

到了第二天早上,揆一看到了从四面八方对准他们的炮口。中国人在邻近城堡的原野上建造了一座新炮台,介于毁弃的医院与市集之间。碉堡原本坐落的沙丘顶端也满是大炮,炮口全都对着薄弱的城墙。

揆一召集了堡垒中所有“合格的人员”,经过漫长的商议之后,他们共同祈祷,然后进行表决。所有人意见一致——他们将送一封信函给郑成功,表示他们愿意投降。

敬殿下:

阁下若是愿意就这座城堡真诚签订条约,请以荷文回复,置于石径半途,同时停止使用武器以及建造水上与陆上的进攻工事,并且约束所有人员待在堡垒里,不得接近我们,否则他们将被视同为敌人。

签署者:揆一
热兰遮,1661年1月27日